

◎ 俗世人生

◎ 俗世人生

我的喝酒

听雨楼文丛①

忘却的魅力○写作与不写作

○在声的世界里○天街夜吼

再说安详○接触与碰撞○

不设防○逍遥○嫉妒○猫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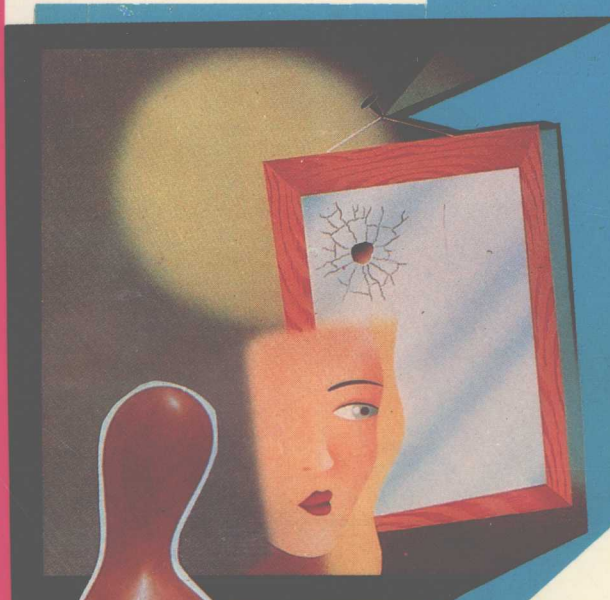
王

蒙◎著

成都出版社

◎ 俗世人生

◎ 俗世人生



中國當代名家散文◎隨筆精品自選集

我的喝酒

著者◎王 蒙

成都出版社

川新登字(011)

我的喝酒

听雨楼文丛(第1辑)

作 者:王 蒙

策 划:陈伯君

责任编辑:陈伯君

封扉设计:邹小工

装帧设计:晓 潮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成都十二桥街30号)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成都军区印刷厂

印 张:4.5 插页:2 字数:90千

版 次: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3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600-7/I·110

定 价:4.80元

目 录

海(代序)
我的喝酒
诚贤侄
也算下情
接触与碰撞
安详
再说安详
无为
逍遥
不设防
喜悦
烦恼
忌妒
猫话
皮实的诗
一笑
也算学问
随感三则
不算寓言
活得更好一些
作家从政
写作与不写作
说团结
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雨
船

感伤
凝思
落叶
树
旧宅
初冬
我说“是的”
假山
清明的心弦
清晨的跑
我的一日
鳞与爪
羊拐
吃的五要素
忘却的魅力
蝴蝶为什么得意
搬家
我爱喝稀粥
在声音的世界里
盛夏
天街夜吼
1992年9月10日
三峡
天涯海角·飞沫
苏州赋

海(代序)

海是渺茫的么？烟波浩淼，令人迷失，令船迷失，令罗盘和电脑迷失。

海是狡猾的么？瞬息万变，了无痕迹。

海是庸俗肤浅的么？肮脏泡沫，泛起沉渣，承纳着所有的污染，飘起各样的腐腥气……

海是愁苦的么？尝一尝它的味道吧。

海是洋洋得意的么，吞吐日月，万道金光，浪涛拍岸，所向无敌。

海是软弱的么？连固定的形状都没有。

海是伟大的么？伟大是骗人的么？海是残酷的么？残酷是无心的么？海是主体？海是载体？海已经老了？海已经死了？海已经不适合鱼的生存？海水应该淡化？海应该被填成陆地？

都是的。微风吹来，海水漫上沙滩，它这样说。你听见了吗？

我的喝酒

上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纪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象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比如学、说、读维吾尔语，比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还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鸡雏。比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比如，也比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了。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

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称作“dastirhan”。维吾尔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饮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铺在矮炕的毡子（讲究的则是地毯）上进行。毡子上铺上了干净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饭桌了。然后大家吃馕（nang，一种烤饼），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肠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地笑谑。他们常常有各自的浑名，拿对方的浑名取笑便是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谑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这种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这些谈话有时候带有相互挑战和比赛的性质，特别是遇到两三个善于词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话带机锋地较量起来，常常是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负。旁边的人随着说几句帮腔捧哏的话，就像在斗殴中“拉便宜手”一样，不冒风险，却也分享了战斗的豪情与胜利的荣耀。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露太黄，便会受到大家的皱眉、摇头、叹气与干脆制止，讲这种话的人是犯规和丢分的。另一种犯规和丢分的表现是因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谑而真地动起火来，表现出粗鲁不逊，这会被责为“qidamas”——受不了，即心胸狭窄、女人气。对了，忘了说了，这种聚会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参加这样的交谈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自己无聊。

因为交谈的内容很好笑，气氛很火热，思路及方式颇具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更因为这是我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我坚信参加一次这样的交谈比在大学维语系里上教授的三节课收获要大得多。

此后，当有人问我学习维吾尔语的经验的时候，我便开玩笑说：“要学习维吾尔语，就要和维吾尔人坐到一起，喝上它一顿、两顿白酒才成！”

是的，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使人获得一点兴奋和轻松的源泉。非汉民族的饮酒聚会，似乎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提醒人们注意人们仍然有过并且没有完全灭绝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饮食满足的是肠胃的需要，酒满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兴奋一下闹腾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刹那间忘记那些人皆有之的，于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烦，压力的需要。在饮下酒两三杯以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乃至靠拢了。人变得想说话，话变得多了。这是多么好啊！

中

一些作家朋友最喜欢谈论的是饮酒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饮者像猴子，变得活泼、殷勤、好动。第二阶段像孔雀，饮者得意洋洋，开始炫耀吹嘘。第三阶段像老虎，饮者怒吼长啸、气势磅礴。第四阶段是猪。据说这个说法来自非洲。真是维妙维肖！而在“文革”中像老鼠一样生活着的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刻成为猴子，成为孔雀，成为老虎，哪怕最后烂醉如泥，成为一头猪啊！

我也有过几次喝酒至醉的经验，虽然，许多人在我喝酒与不喝酒的时候都频频夸奖我的自制能力与分寸感，不仅仅是对于喝酒。

真正喝醉了的境界是超阶段的，是不接受分期的。醉就是醉，不是猴子，不是孔雀，不是老虎，也不是猪。或者既是猴子，也是孔雀，还是老虎与猪，更是喝醉了的自己，是一个瞬间麻痹了的生命。

有一次喝醉了以后我仍然骑自行车穿过闹市区回到家里。我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醉（据说这就和一个精神病人能反省和审视自己的精神异常一样，说明没有大醉或大病）了，意识到酒后冬夜在闹市骑单车的危险。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车祸呀！出了车祸一切就都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平衡！一定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看，对面的一辆汽车来了……一面骑车一面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我把车一扔，又是哭又是叫……

还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单车见到一株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有一次我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输。终于意识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输赢，这倒是醉的妙处了。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七十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丢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于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

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而我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意认同一只猴儿、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远为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

怖，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于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

好了，不再做这种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下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和汉族同志一起饮酒没有这么热闹。酒的作用似乎在于诱发语言。把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这就是最珍贵的了。

还有划拳，借机伸拳捋袖，乱喊乱叫一番。划拳的游戏

中含有灌别人酒、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取笑动机，不足为训，但在那个时候也情有可原。否则您看什么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么“秀”也没有了。可惜我划拳的姿势和我跳交际舞的姿势处于同一水准，丑煞人也。讲究的划拳要收拢食指，我却常常把食指伸到对手的鼻子尖上。说也怪，我其实是很注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际礼貌的，只是划拳时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处”（后二句出自苏轼）……我们的酒神很少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倒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和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至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所谓对于“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做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cherry·dry）酒的时候我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混浊的外观。

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酒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他们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南中国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易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是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1976年4月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

诚 贤 侄

老友之子未及而立，最近就任副县长之职，应友人命，
诚之曰：

把眼睛盯在工作上业务上，不要盯在别人服不服自己身上。一个芝麻官，又年轻，人家没有必服的义务。不服就不服，不服也得按工作程序运转。

千万不要弄几个人去搜集谁谁说了你什么什么，尤其不要自己在会上为自己抢白，不要自己出马批判对你的风言风语。你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自己传播流言，等于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头上，等于自我出丑。

不要动不动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干得比他好得多。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不要到上级面前老是说你这个县的人民多么落后，这个县的干部的素质多么低下。骂自己的部属，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不要老是到上面去呼救求援。周围十几个县都踏踏实实，就你这儿老出事，除了证明你不行又能说明什么呢？一点矛盾也不能消

化,要你这个副县长做啥?

不要动不动在下属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专门有这么一些个人,窥伺着上头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很不正派。

不要搞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的亲信,更不要走到哪里把他们带到哪里,谁也不是傻子。你那样做,在得到这十几个人的前呼后拥的同时会失去大多数。

各种大原则问题,自有组织和老同志教导,我这里说的供你参考。总之,大官小官,都是办事的官。用工作的成绩说话,则兴,则立,则吉;用说话来取代工作成绩,则败,则危,则凶。切切,切切!

最后再补充一句,能上能下,才见人品官品,下的时候切莫出洋相!任职期间也不要把业务全丢了,免得最后弄个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也算下情

“民间”常常有一些俚俗的顺口溜广为流传。有的带有迷信色彩,有的类似牢骚、怪话,有的拟喻不伦,有的文词粗鄙,有的思想离谱,尽管有诸多不足取处,但是知道知道人们有些什么说法,考虑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也还不无意义。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是我在新疆时听一批从安徽来的农民讲的话。他们甚至说是毛主席的话。我看不是。但是这既反映了一段时期对于政治学习的热情,也反映了“文革”中人们对于被“打倒”的刘少奇同志的怀念。

“真积极,假积极,为什么不当班主席?”这是长期流行在小學生中的歌谣,反映了他们从小就对积极分子——班干部或有的某种心理。

“大跃进”中编辑出版了“红旗歌谣”,其中最著名的是《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最后两句不押韵,使人怀疑是否经过了知识分子的加工。

“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来没工作……”这是8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的“歌谣”,说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那一辈年轻人的遭遇。当然不全面,

但考虑一下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经历对于理解那一代人还是有好处的。马克思主义讲“存在决定意识”，讲“人怎样生活，就怎样思想”嘛。

类似的歌谣还有：“十七十八/（此句遗忘）/二十七八/待业在家/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累死白搭/五十七八/准备回家/六十七八/种树种花……”可能这一段产生于80年代初期，那时开始实行了干部、工人的退休制度，又赶上一部分“上山下乡”“知青”回城市待业，歌谣描绘了这种因年龄段不同而命运不同，赶上什么算什么的情景。倒也还怨而不怒。

在强调干部“四化”的同时，自会有一些肤浅的乃至庸俗的看法、做法冒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本来在任何口号下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此类情况的。于是出现了下列“歌谣”：“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后台最重要/德才做参考。”

领导是强调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贯强调“德才兼备”的，但“歌谣”的说法有所讽刺，暴露了反差；至少它部分地反映了一些用人的风气方面的问题。

近两三年，有一个顺口溜十分流行，话说得不大好听：

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就幸福/二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三等公民搞租赁/汽车洋房带小姘/四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五等公民手术刀/割开肚子要红包/六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也来钱/七等公民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挣钱/九等公民是教员/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